

二十年前龜山島

林文義

1

我終於將告別這片夜暗的海岸，告別年少曾經仰看北斗七星的頭城，讓所有遙遠記憶更遙遠，讓應該切割的無謂感傷全然切割，告別就要轉身，不再有任何意義。

四十歲，必須是生命的分水嶺。

路過頭城，真的是頭也不回，一路踩緊油門，到北關，才放緩速度，灰茫的太平洋，欲雨未雨的龜山島終究像是不渝的戀人，靜靜向我揮別。北關過去，宜蘭人就開始黯然思鄉，很多年流浪之後，小說家黃春明決定重返他的家園。

很多年以前，去黃春明的公司看他，知道我即將遠行，二話不說，拿了一雙公司出品的運動鞋給我，說這雙鞋很好走路，你就穿著去吧。

問他說，多久不曾回宜蘭了？他摸一摸頭，笑的很豪邁，江湖氣的答說：為生活奔波啊。再問他說，最近有沒有寫小說？他張大了嘴，一時語塞，竟然沉默了。

很多年以後，多次路過黃春明的宜蘭，有時從梨山經過武陵，穿越一個名叫「四季」的泰雅族部落，蘭陽溪上游，一直思索，怎麼有個如此美麗的地名，四季？四季如春嗎？泰雅族人怎麼去詮釋？壯麗挺秀的山巒與潺潺湍流的河谷，泰雅族人百年前不愉快的恥辱的記憶吧？關於吳沙拓墾古名葛瑪蘭的宜蘭、屠殺以及趨逐。

那麼，歷史的課題就還給歷史。

冬冷夜暗，四十歲以後，漸矇的視野所見，依然是不朽的北斗七星，依然是翻騰的浪潮拍岸。隱約的茫白，是海與陸地的接壤。不再是虛妄、驕縱的青春年少，而今我所面對的晚潮，卻也不再悸動，只有生命平靜的入定，又是如何？

紅燈籠綿延的很長很長，像一串紅熟的柿子，冬冷的夜暗，感心的一種溫慰，堤岸過去的廟埕，謝神戲賣力演出，一群已經兒孫繞膝的歌仔戲演員，演出前爭先告訴我，她們童年學戲，至今不悔的選擇，聽著，我的眼角也不禁微熱。

越過堤岸，就是沙灘，隱約之間，一排長長的腳印，是我年少時曾經遺留下的嗎？沙灘上的腳印終會被潮水冲刷，被風吹散，而鐫刻在心中的，卻是永遠。

永遠又意味著什麼？……

日記裡歲月印證的褪色墨跡？告訴我，贏取又怎樣？失去又是怎麼樣？只是印證自己深怕失去，變得虛茫、無助並且那般寂寞嗎？

現在，我一個人站在這裡，站在這片冬冷夜暗的海岸，既不寂寞，也不孤獨，我明明白白確定自己存在這裡，生命真實在泰然。

仰首的星空，鼻息之間的微腥味，我所惦念的，此去五海里之外的龜山島，夜暗之中，我無以準確的尋找到它的定位，只知道它一直在那裡，我就能知悉，我是笑的很欣慰。

龜山島，入夜之後，靜靜沉睡。

而我卻必須趕路，走九彎十八拐的北宜路返回軟紅十丈的台北，我是很不甘願的，但是我仍需歸去，而後將島逐漸拉開距離。

至少，今晚，龜山島會伴我入夢。

2

夢中的龜山依然彷彿如是夢。

那般遙遠，不真切，二十年前的花蓮輪，子夜航行，朦朧詭譎、濕冷霧氣的白色船身，劃開黑色的晚潮，白而蒼茫的浪尾，一下子遠了。

我的沉默是來自於對島的未知。朦朧中的斑白，是島萬年來的滄桑嗎？水手淡然的說，是海軍艦砲演習留下的傷痕：他們把關山島當成靶標，每年轟它幾回……

島上的羊群以及住民呢？

住民早被遷移到對岸的頭城，羊群還荒蕪、冷寂的島上嗎？低首咀嚼著丘陵上的草葉，偶爾抬頭，只有茫漫的海……羊群也會有鄉愁嗎？

無以返回的龜山島民，擁有最接近卻又最遙遠的鄉愁。

依然環繞著島的海域作業，依然是也穿過窗子，年邁的阿嬤幽幽然的向孫兒提及昔日初嫁，從頭城搭著柴油木殼漁船到龜山島，逐漸接近，逐漸羞紅起來的容顏……孫兒們少人注意，凝神在跳躍、閃爍的電視畫面上，留下阿嬤逐漸緩慢、時續時斷的喃喃自語。

阿嬤的五十年前，那時的阿公呢？壯碩，有著古銅膚色的少年打漁人，向晚時船靠頭城港岸，卸魚空閒之時匆匆去小街的雜貨店為初嫁、嬌羞的妻子買胭脂、水粉……

阿公的臉，還可以預知生命裡不被輕侮的固執與率性。放大後的黑白相片掛在廳堂中央，眯著眼，深得向海上波瀾的皺紋，不自在的似笑非笑，粗礪的、寬闊的肩膀，承載歲月多少的苦楚、無奈，相信他一直監執到生命終結的最後一刻。

我妥協了什麼？背叛了什麼？都已不再重要。彷彿看見窗外那一大片茫茫海域，忽然沸騰了起來，形成無邊無涯的白氣，一下子龜山島被掩蓋無蹤，一種時空裡的失憶、蒼茫，生命渺小如塵沙。

我妥協了什麼？背叛了什麼？試圖在生命的失憶中去尋求不想回首的二十年前，任性與自傷截斷了往後原可以擁有更大可能的旅路，捏碎了自我所一向期許的夢想與希望。站在二十年前的花蓮輪後甲板上，黑夜與黎明最後的接壤，彼時還很年輕的心已沉甸一如老者，那樣如黑夜與黎明的相互撕扯，竟致無以面對自己。

老漁人的阿公應該不會有如我的問題，純然的心境，為生活在凶惡的海浪之間拼鬥，還是多少有著少女時代的阿嬤偷閒買胭脂水粉的浪漫？

3

曾經傾往胭脂水粉的浪漫。

曾經有著白膚、深眼、豐盈、長髮的妻子，曾經只想尋求一生平靜、溫美的

生涯，一起好好把孩子養大，白髮的下半生，攜手相伴，共話昔日青春種種，終究，相異的認知與不可得的相惜撕裂了最初的盼望。

我還深切記得二十年前的花蓮輪一等臥艙，她正沉睡，睜著一雙眼，盯著圓形的船窗，黎明前最深的黑暗，船笛聲響，混濁沉悶，隱約的水藍閃光，趨前探首，幾艘在不安的波濤間起伏動盪的漁船正在奔忙作業。清晰地，走道急促的腳步聲。

推開通往後甲板沉重的艙門，冷慄的風撲打而至，濕濡的鹹意以及微微刺痛，水手回過頭來，他正抽菸，燒紅的煙頭一閃一滅，彷彿初夏時野薑花間的流螢。

睡不著嗎……？離天亮還有兩個小時，很淒冷，在睡一下嘛。

水手說著，隨手遞過一支煙，並且替我點燃，兩個人默默的相對抽煙。

黑暗的太平洋，花蓮輪用力切割過的凝重、強硬的海，碰撞、嘶吼的濺起銀亮水沫，左側竟然異常清晰的紅紅燈號，時閃時滅——啊，龜山島燈塔……

水手輕呼著，臉色忽然靜肅起來，船笛又沉濁的叫了幾聲，船身明顯往右大弧度挪移，輪機運轉的聲音加大，微微傾斜，有些暈眩。

前面有一大片暗礁群，船的航道要和關山島拉開距離，一方面要避開作業的漁船隊……那些打漁人，都是龜山島民，去年，全數遷移到對岸的頭城，現在島上只有軍隊，平民不能再登入。你？來花蓮新婚旅行嗎？我看見你的妻子，髮上還插著紅花……

歸寧宴客，妻子的雙親在鳳林，就從台北到宜蘭，走蘇花公路到花蓮，在搭東線列車到鳳林。

恭喜你們，白頭偕老。

我輕聲道謝，把手裡的煙抽完，而後用力向船身劃破的白浪間擲去，星光一閃，無影無蹤。

很多年以後，在一等臥艙下舖沉睡的長髮女子，終成陌路，彼此離開彼此，另尋天涯。

花蓮輪擱淺，我生命所期盼的，平靜、溫美的婚姻也相對擱淺，人生的暗礁那般尖銳、殘忍，我是怎麼一回事？想要再搭一次花蓮輪，它擱淺後立即被解體，再也沒有任何機會，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，航行過龜山島的背面，在也沒有任何機會……

我終將告別這片夜暗的海岸，告別年少曾經仰看北斗七星的頭城，讓所有的遙遠記憶更遙遠，讓應該切割的無謂感傷全然切割，告別就要轉身，不再有任何意義。

導讀

林文義，台北市人，一九五三年生。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廣播電視科畢業，

林文義的散文創作在《千手觀音》以前是浪漫而唯美的，暴露個人私密情感；其後則以現實人生為素材，關心土地、關心芸芸眾生、關心歷史、關心台灣地理，近期的台灣經驗寫作，餘有浪漫主義時期的滄桑感，又具有現實主義的批判性。著有散文集《三十五歲的情書》、《母親的河：淡水河記事》、《手記描寫一種情色》、《蕭索與華麗》、《多雨的海岸》、《茱麗葉的指環》、《時間歸零》。

〈二十年前龜山島〉即是對一個父母親留在鳳林的女子失約的回憶與感觸，從龜山島、花蓮輪的記憶悠悠寫起，因為新婚的航程就是從台北搭花蓮輪、經龜山島到花蓮，再搭車到鳳林。再次經過龜山島，湧現多少相關的記憶……

這些記憶包括關山島與宜蘭的相繫，宜蘭與黃春明的緊密關係，因此，第一節是車經宜蘭的泛泛記憶，黃春明、四季、吳沙、歌仔戲，都是與宜蘭相關的人物，事蹟、回憶，而龜山島永遠在宜蘭的海上靜靜守候，再認識宜蘭的人的心中穩坐。這時，冬冷夜暗的海岸，事也逐漸蒙的時候，四十歲的多情男子翻湧的情緒，瑣瑣碎碎，都在風中飄飛。

第二節，寫出作者印象中的龜山島，他以老漁夫恆久的愛襯托自己短暫的婚姻，妥協與背叛的衡量，任性與自傷的檢討，多少有些唏噓。而龜山島的永恆存在，與人類短暫的情愛，又成了諷刺性的對比。第三節，則實際回憶花蓮輪上新婚、歸寧的旅程，水手的祝福、龜山島的暗礁，而龜山島的暗礁又有隱喻的暗示作用。全篇看似凌亂的回憶，其實又有著大而小的寫作秩序：泛泛宜蘭、龜山島、花蓮輪。而龜山島的暗礁、花蓮輪的沉沒，又是自己婚姻的象徵。浪漫的林文義，從這裡可以看出是散文寫作的高手。

品味時間

1 搜尋龜山島的資料，以了解它的歷史沿革與地理環境。